

蓓蕾译丛

莫泊桑短篇小说

STORIES FROM MAUPASSANT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蓓蕾译丛

莫泊桑短篇小说

韩波 吴贤哲 译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：王定宇

封面设计：周靖明

技术设计：何 华

莫泊桑短篇小说

韩 波 吴贤哲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成都盐道街3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24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70 千

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0-04397-X/I·683 印数：1-10000册

定价：28.00元（全套五册）

编者的话

《蓓蕾译丛》原本就是编辑给少年男女看的书，它取材于外国文学名著，经过编者和译者的精心筛选，使之更加符合少年读者的阅读水平。取名“蓓蕾”有两重含义：一是名著魅力永恒，经过缩写加工，既保持原著的风格与精华，又展现出清新动人、情节制胜的特色，好似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；二是“蓓蕾”喻意青少年，他们朝气蓬勃，就像含苞欲放的花朵，愿他们在文学百花园中的甘露滋润哺育下茁壮成长。

《蓓蕾译丛》第一批出版以下五本书：《伟人传略》、《格利佛游记》、《金银岛》、《莫泊桑短篇小说》和《傲慢与偏见》。所选篇幅短小精悍，小读者在课余闲暇之时，可一睹名著风采。

《伟人传略》包括林肯、丘吉尔和富兰克林三个伟人的传略故事。故事记述了伟人自幼勤奋好学，努力拼搏的奋进精神。读者可通过书中的珍闻趣话去细心体察他们有限的一生是如何成长，如何摆脱烦恼，如何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。

《金银岛》描述了少年吉姆去荒岛寻宝的探险经历。本书中另一篇《圣诞欢歌》是狄更斯的作品，讲的是一个老守财奴在圣诞节时，因看到了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而回心转意成了一个非常慈善的老人的故事。

《格利佛游记》包括大人国、小人国和飞岛国三篇故事。前两篇作为童话广为流传、后一篇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和离奇的色彩。这本书中还收集了马克·吐温的《汤姆·索耶探案》，讲的是在顺密西西比河而下的途中，汤姆遇到抢钻石的强盗，又卷入了一桩杀人事件，在这些事件中，他显示了非凡的本领。该篇作品以其独特的文体、幽默的语言、一波三折的动人情节，再现了这位文学大师的惊人天赋。

《莫泊桑短篇小说》选收了六个短篇。无论是《羊脂球》、《村姑的故事》，还是《项链》或《流浪汉》等都是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世俗社会的真实写照。因为莫泊桑写活了“人与生活”，才使得百余年来这些作品毫无陌生之感，呈现给读者的仍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情画卷。

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简·奥斯汀绝妙的世情小说，它融哲理、文学趣味为一体，既探索人类的心灵，讴歌美德，鞭笞丑恶，又有益于人类心智，开拓胸襟，提高精神境界。另外选收的《苔丝》是哈代的作品。作者用极富戏剧性的手段，让至美至善在至恶的摧残下走向毁灭，以此显示了人性和社会教条的对立，人对命运进行抗争的宿命。哈代笔下的乡土风情，四季景色就像混沌未开的伊甸园，唯因不能回去，倍加让人怀念。在我们即将跨进世纪之门槛时，总忍不住要扭头去看身后一片属于往日的风景。但愿这一片色彩斑斓的风景给你留下永久的无穷回味。

朱蓉贞

1999年1月

译 序

1850年5月8日，享誉世界文坛的“短篇小说之王”莫泊桑诞生在法国的诺曼底省。他十三岁开始上学，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，他应征入伍，并于次年离开军队。之后，他师从著名作家福楼拜，刻苦学习写作，终于在1880年以发表《羊脂球》而一夜成名。

莫泊桑从1880年开始到1893年7月6日去逝，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，除留给后人六部长篇小说、三部游记、一部诗集外，他还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历代传颂，读起来饶有趣味。

“人与生活”是莫泊桑写作的宗旨。他的作品好似一幅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世俗风情画卷，活脱脱的一幅法式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在画卷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小民百姓的喜怒哀乐，体会到那些塞满他们胸膛的妒嫉、残忍、虚伪、自私和冷漠。也正因为莫泊桑写活了“人与生活”，才使得一百多年后我们在读这些作品时毫无陌生之感。

莫泊桑的作品细腻、生动。这样的笔触只能归功于他那出神入化的写作技巧，以及他对周围生活精密细致的观察。

本书据英文版译出。限于篇幅，本书只选收了莫泊桑的六个短篇，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。

韩 波

1999年1月15日

目 录

羊 脂 球	(1)
村姑的故事	(22)
雨 伞	(42)
项 链	(53)
流 浪 汉	(62)
橄 榄 林	(75)

羊脂球

清晨四点半钟，天还黑蒙蒙的。旅客们早已聚在诺曼第旅馆的院子里，一个个冷得直哆嗦。

“车还没套好吗？”他们中有人问。

“是啊，还没呢。”他的同伴答道。

“好在我们从普鲁士军队那里弄到了离开鲁昂的许可证，”另一个人说。

“我在德国军官中有个熟人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能在阿弗尔做生意吗？”

“或许可以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到英国去。不冒点险就会一无所得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在鲁昂这个被占领的地方我们只会一事无成。”

“我带了我的妻子。”

“我也带了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

马蹄声传了过来，小铃发出的叮当声告诉他们马具行将准备就

绪。雪在下着，还夹杂有模糊不清的耳语。

一个提着灯的人出现了，还牵着一匹马。因为另一只手提着灯，只靠一只手调整马具，花了他很长的时间。当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，才注意到那些旅客正冒着雪无助地站在那里。

“你们不要站在那儿！”他说，“上马车，至少可以避避雪。”

怎么早没想到呢？他们都奔向马车。三个男人带着自己的老婆坐在马车的那一头；其余的那些戴着面纱、轮廓模糊的人，坐在余下的位子上。

马车终于套好了。因路况很差，马车在以往的四匹马之外又加了两匹。路的确不好走。马打着滑，气喘吁吁地，车夫只得不不停地挥动手中的长鞭。

天色渐渐地亮起来。一丝浅蓝、铅灰色的光线照在阴沉的莽莽雪原上。马车里的旅客开始相互好奇地打量。

罗瓦索先生夫妇是大桥街上的葡萄酒批发商。他早年在一家店里当伙计，老板一破产，他便买下那家店铺，并以低廉的价格批发劣质酒给乡下的零售店，从而发了财。这个长于以各种手段挣钱的老鬼，欺瞒哄骗，恶名昭彰。

坐在他们旁边，一副上流社会威严模样的卡雷-拉马东先生，拥有三家纺纱厂，是省议会议员，做军官时还获得过荣誉勋位。在帝政时期，他曾经是温和的反对派领袖；万一他要想投靠对方的话，他希望这个经历对他有用。

卡雷-拉马东夫人比她丈夫年轻多了。这个娇小玲珑的漂亮妇

人，一直是驻扎在鲁昂的出身名门的军官们所注意的对象。裹着皮衣的她，绷着脸望着马车内的一切。

他们的邻座是于贝尔·德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，他们属于诺曼第最古老最高贵的世家。伯爵天生就酷似亨利四世的相貌，并且还精心打扮，极力使这种相似更为明显。

很久以来，这个家族还自以为荣地私下传说，国王曾经与一位德·布雷维尔夫夫人有一手。国王为报答她的殷勤，还册封她的丈夫为公爵并任命他为省长。天知道，他为什么会娶南特这地方一个不起眼的船主的女儿作老婆。

她看上去很庄重，非常好客，并且传闻她曾是路易·菲利普的一个儿子最喜爱的人，这使得她在当地的贵族圈子里倍受欢迎。她的客厅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，被邀去她家是很不容易的。而今只有她的客厅还保持着昔日的高雅情趣。布雷维尔夫夫妇靠他们所得的不动产，据说能有五十万法郎的收入。

这六个人是这行人中最显赫的。他们都很富有，受人尊敬，是社会上很体面的人。

碰巧所有的女人都坐在同一边。伯爵夫人旁坐着两个修女：老的满脸都是大麻子，她的同伴则身材矮小，一脸病容，看上去甚至像得了痼病似的。不过看样子她们都充满了宗教的虔诚。

两个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。男的叫高尼岱，他以放荡成性且政治理想狂妄而广为人知。本来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可观的财产，但却把钱浪费在喝酒和毫无用处的理想上。现在他异想天开，认为自

己在阿弗尔会被重用，那里需要他的帮助。

挨着他坐的，是一个被称为某一类型的女人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极度肥胖的身段。因长得矮墩墩的，像面团般滚圆丰满，人们便给她取了个诨名：羊脂球，换句话说就是用肥膘做的团子。

不过，她的脸蛋光泽红润，好似那含苞欲放的牡丹；长长的睫毛掩蔽着一对乌黑而深沉的眸子；一张迷人的嘴噘着，不时露出两排乖小洁白的玉齿。

这些贵妇人一认出她，便开始窃窃私语。不一会儿，“娼妇”和“不要脸”之类的字眼便清晰可闻，并引起了这位可怜妇人的注意。

她抬起头，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们，逼得她们埋下头，没有作声。一贯对女色敏感的罗瓦索先生，好奇地偷偷瞟了她几眼。

然而，这三个贵妇人很快就被有夫之妇对共同对手的同声相应所鼓舞，重新开始交谈。另一方面，那三个做丈夫的，则踌躇满志地谈论着钱财，并以轻蔑的口吻议论比他们穷的人。

于贝尔伯爵谈到牲畜和庄稼因普鲁士人所遭受的损失，但说话时带着一种对损失毫无所谓的表情。

卡雷-拉马东说自己相当精明，已汇了六十万法郎到英国存着；罗瓦索先生则声称在阿弗尔，政府将给他一大笔钱，这钱是他卖给法军军需部的酒款。

这三个男人会意地相互望了望。虽然社会地位不同，但他们都崇拜金钱。

马车似蜗牛般地缓慢前行，到了十点钟还没有走上十英里。他们

本来打算在多特吃午饭，但现在看来傍晚前都不可能到达那里。

他们想找家路旁的小客栈，但连最简陋的酒馆的影子也见不着。他们渐感饥饿，心情亦变得沮丧起来，因为身边没带一点吃的。偶尔在路旁碰到一些农夫，这些男人便想方设法向他们索取食物，但他们甚至连面包都没得到。

将近一点钟，他们觉得越来越饿，闲话也不说了，人人都饿得发慌。

“我觉得颇为难受，”伯爵说，“我怎么就没想到得带点食物？”

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，好像要从她的衬裙下面取什么东西似的，但每次她都迟疑了一下，又坐直了身子。约莫三点钟，马车行至荒无人烟的平原上，她又躬身，这次从座位下拖出一只大篮子，上面盖着餐巾。

她先从里面取出一只陶制的小盘子；然后拿出一个精致的银杯；最后才端出一只大碟子，里面装着两只切好的裹着冻子的仔鸡。在篮子里还可看到其他的好东西——馅饼、水果、美味的食物，甚至还有酒，看上去足够三天的旅行所需。

诱人的食物香味四散开来，紧紧吸引了饥饿的旅客们的注意力。

贵妇们现在对这个风尘女子的蔑视，已上升变成了愤怒。当她们饿得要死时，她还一样样地摆弄食物！她们真想把她给杀了。

罗瓦索先生首先起来得体地应付这种情况。

“天啦！”他说，“夫人，你一直都考虑得很周全。”

羊脂球转身向着他。

“先生，要用一点吗？”她说。“一整天没吃东西是很难受的。”

他欠了欠身。

“啊，”他回答道，极力显得诙谐。“要避风还想择港？我们得随遇而安嘛。”

他拿了张报纸摊在腿上，摸出总是随身携带着的叉子，挑起一只满是胶冻的鸡腿，开始贪婪地嚼起来。

之后，羊脂球以文静的嗓音低声问两个修女，是否愿意与她一道进餐。这两个虔诚的信徒毫不迟疑就接受了。高尼岱也接受了邀请。他们把报纸铺在膝上，算是摆了张桌子，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开了。

罗瓦索先生悄不作声地催促他的老婆也学他们那样。最初她拒绝了，但饥饿感实在太强，难以长久抗拒。她丈夫问羊脂球能否取一小份给他妻子。

“可以的，当然行，先生，”她答道，满脸欢笑，并递给他那只碟子。

随后有人打开了那瓶波尔多葡萄酒，虽然只有一只杯子，他们还是传着喝，每个轮到的人都把杯子揩一下。惟独高尼岱偏偏把嘴唇放到他美丽旅伴在酒杯上喝过尚未干的地方，以示殷勤。

这些人在德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－拉马东夫妇周围又吃又喝，而他们此刻胃饿得发痛，口渴得冒烟。

突然，厂长的妻子面如土色，双眼紧闭，晕了过去。她丈夫大叫帮忙，其他乘客都惊慌失措。年长的修女端起羊脂球的杯子，放到那女人的嘴边，喂了她几滴葡萄酒。

贵妇人睁开了眼睛，表达了感激之情，说自己没事了。

“不打紧，”修女说：“全是给饿的。”

羊脂球胆怯地望着那四个还空着肚子的高贵的夫人和先生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唉呀，能让我给……”

她突然停住，怕被断然回绝。罗瓦索先生抓住了这个暗示。

“俗话说得好，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。”他说。“我们得互相帮助。赶快，赶快！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快接受吧。”

他们都迟疑不决，怕自己成为第一个向空腹低头的人。还是伯爵作了决定。他不失身份地说：“我们以感激之情接受你的提议，夫人。”

僵冷的局面一旦打开，他们就跟羊脂球讲话了。起初还有点谨慎，但随后由于羊脂球性情敦厚，谈话因而变得越来越随和。德·布雷维尔夫夫人和卡雷－拉马东夫人本就老于世故，说了些好听的话取悦她。伯爵夫人还显出高贵妇人屈尊纡贵的派头，以和蔼的态度礼待羊脂球。惟有罗瓦索夫人对这群人所表现出来的和解无动于衷，话说得少而东西却吃得多。

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战争，大家谈到普鲁士人所犯的暴行和法国人所表现的英勇。不久他们就谈到了自己。羊脂球就像她那群姊妹一样，一兴奋起来就口若悬河，她告诉了她们自己离开鲁昂的原因。

“起初我想还可待在那里。但那些普鲁士人实在让我受不了。啊，我要是个男人该多好！我从窗子上看着他们，那些戴着头盔的猪。要不是我的女仆拦住我，我早把桌椅板凳扔到他们身上了。我接到命令供他们一些人的食宿，但我看见第一个人就冲上去掐他的喉咙！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倒。打那以后我就只好东躲西藏，并一直寻找机

会逃走。现在我就来了。”

所有的乘客都祝贺她的成功。他们高度称赞她的勇气。然而，篮子很快就变空了，这十个饥肠辘辘的人把所有的食物一扫而光。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但东西已吃完，话说起来就没那么流畅了。

黑夜逐渐降临，马车内的光线越发暗淡。羊脂球冷得直发抖，德·布雷维尔夫人把自己的暖足器给了她。卡雷-拉马东夫人和罗瓦索夫人也把她们的暖足器给了两个修女。

在令人目眩的强光的照耀下，马喘着粗气，浑身是汗，在仿佛是无尽头的雪地上疾驰。马车里一片漆黑，但罗瓦索先生觉得他似曾看见高尼岱从羊脂球身旁跳开，好像是被拒绝了。

终于在前面的黑暗处出现了些许闪烁的灯光。那就是多特市。坐了十三个小时车的旅程终于快要结束了。他们进城把车停在商业饭店。

车门猛地开了。但一听到有人操着德语喊叫，还夹杂着军刀的嘎嘎声，他们每个人都给吓呆了。

他们惊魂落魄地坐在车里，马车夫提着灯照着他们的脸。他身旁站有一个德国军官，此人头发金黄、身材高挑、极为瘦削，还戴着一顶平顶军帽，看上去就像英国旅馆里的侍者。他操着阿尔萨斯的法语腔说道：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下车吧。”

对他们来说别无选择，只好听从。军官带着他们来到旅馆的大厨房，要他们拿出准许他们离开的证件，并对他们进行了仔细地检查。

未了，他说了句“好的”，便进了另一间屋子。

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在两个女招待准备晚餐的时候，他们去看了看房间，所有的房间都在一条长廊里。正当他们坐下来准备开饭，旅店老板出现了。

“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在吗？”

羊脂球好像吃了一惊，转身答道：

“找我？”

“小姐，普鲁士军官要立刻与你谈谈。”

“跟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或许想找我谈，但我不想跟他谈。”

这话使得这行人惊骇不已。每个人都想知道他的用意。伯爵上前对羊脂球说：

“你要考虑好，夫人。你如拒绝可能会招致很大的麻烦。不仅对你不利，也对我们所有的人不利。他找你去，也许是漏了什么并不重要的手续。”

其他人都赞同他的说法，又央求她再考虑大家的处境。最后她说：

“好吧，为了诸位，我按你们的要求办。”

伯爵夫人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“我们十二万分地感谢你，”她说。

羊脂球走了之后，他们都想猜出为何要叫她去；他们都在想如果

轮到自己被叫去该怎么说。

十分钟后，羊脂球回来了，脸色因激忿而涨得通红。她怒气冲气，几乎窒息过去。她喘着直喊：“猪！下流坯！”没有人知道她为何如此气愤。

第二天早晨，这群人聚在厨房，但原定八点钟出发的马车仍旧停在院子里，毫无动身的迹象。

他们在旅馆里到处都找不到车夫，于是就到街上寻找。走到集市，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普鲁士士兵。其中一个在削洋芋皮；一个在打扫理发店；另一个正对着抱在他手臂里的小孩，低声哼着歌；还有一个在帮老太婆洗衣服。有些士兵正在给乡村妇女劈柴。

这些普鲁士士兵表现出来的如此善行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有个神职人员从教堂里出来时，伯爵向他打听普鲁士人的所作所为。

“啊，他们并不凶暴。听人说，他们不是普鲁士人。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，那地方我也说不清楚。或许在老家他们每个人都有老婆和孩子，正盼着他们回去。你明白，只有穷人才会帮穷人。好像在他们自己国家一样，他们随时都愿意做任何杂活。战争是那些当官的造的孽。”

过了很久他们才找到车夫。他正漫不经心地跟军官的勤务兵聊天。

“不是安排好马车八点启程的吗？”伯爵问道。

“是啊，但我接到了命令。”

“什么命令？”
